

天道蒼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道苍龙/中棠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3.6

ISBN 7-80595-873-4

I. 天… II. 中…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4232号

天道苍龙

中棠 著

*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地勘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34 字数: 793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套

ISBN 7-80595-873-4/I·336 定价 49.8 元 (上、下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内容介绍

武林英豪大道求果终成正果，江湖邪魔气焰熏天天诛地灭。

本书为素有儒林大侠之称的中棠先生鸿文巨制。洋洋洒洒大舍细入，涉笔成趣，曲尽其妙。尤其是风格幽默，对白精绝，且颇蕴哲理，堪称继金庸、古龙之后又一突起奇峰。

五代梁太祖毒手尊拳，晋王虎视耿耿问鼎中原，天下武林卷入纷争，明争暗斗，狼奔豕突。洛阳顽子叶三修仁心善骨救美，从此身陷江湖群魔乱舞杀伐之中，屡遭欺辱，几经生死，饱受风霜。

叶三修身处生关死劫，先得似邪似正骆蝉儿情钟，又与疯儒之女宋画蛇出生入死，再获纯朴秋儿义救，后蒙狠辣教主戴心心生爱。其间，情爱凄凄楚楚，难以自己。

叶三修跌入蛇谷与巨鼠为伍，后在仙乡习武。功成上谷与武林名宿、天下英豪斗鼠魔，残血佛，灭如意门，逐淫尼恶道，败大内总管十二太保，杀大梁太祖，正邪两道在老潘镇一决生死，天昏地暗，风刀霜剑。

武林江湖风和日丽，但因惧畏四女爱与恨，与云水童子赴西土取经，然而四女陡现，叶三修魂飞魄散……

主要人物

叶三修
宋画蛇
贺天壁
万大可
上官阳春
俞三奶奶
杨甫
兰桃符
兰艾人
黄道

陈清溪
宇文苍

戴心心
苏月儿
苏眉儿

骆秋水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纤髻教
叶三修把弟

丐帮前帮主
丐帮后帮主

玄玄教
玄玄教
玄玄教

秋水山庄

教主
军师
护教
护法
监使
厅主
总管
驱神使
逐鬼使

鼠魔

教主
宫主
宫主

庄主

骆蝉儿
九九先生
文状元
庞一腿
白菊娘子
我老四
古无波

麻三公
望公
闻公
问公
切公

杜三九
丁仲年
血佛
血佛老
秦自知
东野娇
宋炳炷
莲花居士
焦老雁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枯骨岭
麻三公之仆
麻三公之仆
麻三公之仆
麻三公之仆

如意门
雷公门
汉中血佛门
血佛之师
大同谷
武林名宿
武林名宿
武林名宿
江湖散人

三庄主
总管
十大高手之一
十大高手之一
十大高手之一
十大高手之一
十大高手之一

岭主

掌门人
鼠魔
佛主

谷主

柳玉卮
韩仁寿
侯悲风
费阴阳
彭龟年
左丘元
云水童子
残慧师太
无浊师太
清心师太
申无咎
江嵩
宫元礼

阳台浪子
江湖散人
江湖散人
江湖散人
江湖散人
江湖散人
云游僧
卦姑
尼姑
道姑
大梁大内总管
晋州晋城刺史
晋州晋城副刺史

目 录

· 上 卷 ·

一、	桃花殡葬		(1)
二、	枯骨龙凤		(33)
三、	八荒神牛		(68)
四、	淫尼恶道		(96)
五、	仁义客栈		(130)
六、	秋云虹霓		(155)
七、	蛇谷鼠门		(191)
八、	九九先生		(211)
九、	城南兵论		(254)
十、	浮生幽月		(300)
十一、	恶侠夷惠		(344)
十二、	卧龙剑盟		(400)
十三、	色侠之道		(432)
十四、	曲尽其妙		(482)

目 录

目 录

· 下 卷 ·

十五、	威强睿德		(515)
十六、	群雌啁啾		(555)
十七、	伊人衷肠		(587)
十八、	金风玉露		(617)
十九、	紫气东来		(663)
二十、	十喜十厌		(700)
二十一、	云梦春宵		(733)
二十二、	宽猛相济		(769)
二十三、	涛张为幻		(808)
二十四、	无盐机杼		(840)
二十五、	姝煞雄蜂		(876)
二十六、	鱼龙曼衍		(909)
二十七、	武记茶庄		(953)
二十八、	地老天荒		(995)

桃花殍葬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试下东藩。郁纡涉高岫，出没望平原。枯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洛水潺缓。中原三秋时节，黄花似金。无奈秋江清冽幽幽，荡然东去，凭添了几许萧索之意。

江边，一个白衣文士负手而立，吟罢魏微的《述怀》一诗，双目沿江远眺沉声言道：“玄成老爷子勤唐王，匡危世，心性甚高，且大有侠风！哦，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我太叔黎自是耻后于先人，此一番涉足江湖，便是一条大好性命丢了，也须让巢公九冥感颜。”文士面色肃然，缓缓正冠抻衣，沿江向洛阳城大步而去。

大唐盛世，日中则移，月盈则食。僖宗乾符二年，以贩私盐为生计的豪士黄巢攘臂高呼，指斥官吏贪暴，赋敛苛重，刑法失公诸多朝政恶疾。这一呼，终使虎踞龙盘的大唐皇基坍台，苍天五日曛曛，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各逞机锋，孤意逐鹿，问鼎中原。

其时，公元九〇七年，朱晃称帝。

朱晃原名朱温，早先投入黄巢义军反唐四处征战，颇是勇悍，升任同山防御使。后巢军日渐式微，朱温忖巢必败，与左右谋划，斩监军严贞，举郡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金荣，且拜其为母舅。母舅即日飞章

上奏僖宗，给甥儿在朝中打点。昭宗传旨，宣任朱温同华节度使，赐名全忠。朱全忠勇战长谋，后又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东北西都招讨使，率兵剿灭各地割据藩镇之王，受封为梁王。是此，全忠帝心大炽，终在天佑四年，逼昭宗禅位，国号大梁，孤称太祖，易名朱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显契于瑞文，昭融万帮，理斯在是。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西都洛阳。

洛阳城北负邙山，南向龙门，西临秦岭，东望巩阙，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雨之会。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定为国都，东汉、曹魏、西晋、元魏、隋唐（武周），皆建都洛阳；盖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当无事则以，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洛河由西向东贯流洛城，逶迤而至离城一里许的桃园庄。桃园庄桃树遍野，各色桃二十余品，以二色桃最是有名。这二色桃两半异色，又称合欢二色桃。历年惊蛰过后，春光融融之时，桃花盛开，风光绚丽，惹得文士墨客，达官贵人趋之若鹜，不知是奔那桃花美景，还是桃园庄女秀色可餐。时下正值玄月，更是重阳登高，秋兰飘香，桃园庄车行轿引呼拥而至。

桃园庄西，入庄道两畔，各有一棵古松，盘根错节，遒劲挺拔。凡入人目，立时觉得庄上祥云掩映，庄里瑞吉康泰。路口之中，设着一条清漆祭案，青烟缭绕，摆着三牲鲜果。案上右角，立着一只酒坛，贴着的红纸上写碗大黑字“桃花酿”。路人望见，便知此庄秋祭祈佑上苍，来年依是人丁兴旺，日子安乐。庄口设祭，便是呈盼来往过客祭拜。

祭案后，一个衣饰花团锦簇的少年胖子摇着一把画有鲜桃的破扇，正自上上下下端量着案前的一个绯衣公子。那公子翩翩言道：“本公子长安府来，洛阳城中赏花两日，遍听人言桃园庄美不胜收；本公子读刘希夷诗：‘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幽闺儿女惜颜色，坐见落花常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本公子顿生兴致，孤行来游，吟诗做赋，让桃园庄美名千古流芳，此乃一愿。桃

园美若朱霞，想桃园女更是明丽争艳。桃花美女向是相提并论；本公子奢想适逢佳丽——”绯衣公子意态飞扬且左顾右盼，续道：“桃花树下鸳鸯——”突又满脸悲悯叹道：“无奈甚恐桃花三月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桃花虽美，凋谢太急，可叹呀可叹！”绯衣公子怜香惜玉摇头晃脑之时，少年胖子足尖将一枚桃核轻轻一搓一挑，那桃核正至送进他的口中，登时目瞪口呆，霎时又觉嘴里大是疼痛，狂吼一声，捧嘴瘫在地上。

少年胖子眯眯笑着，向一个衣着短打汉子道：“这位壮士想必是身负武功了？”那汉子老老实实道：“在下赶赴洛阳城送一封家书，途经贵庄。在下是护院武师，只练过几招毛家拳的皮毛。”说罢拉开架势，骑马蹲裆，一拳一式使将开来。毛家拳看去平淡之极，无甚厉害招式，汉子使得中规中矩。少年胖子道：“便请壮士祭拜入庄。壮士若在庄中遇到那往姑娘身上招呼的登徒子便使上一招举笏击蛇便是。”汉子心下一惊暗道：“毛家拳只这一招厉害，一笏变三式，易弱为强，这公子怎地知晓？”汉子一言不发，躬身向祭案三拜，径自入庄而去。

一个身穿酱色长袍的老者，肩挂油光搭裪走至案前。

少年胖子道：“看老丈莫非不文不武？”

那老者看去乃本分之人，道：“公子法眼，老朽商贾。”少年胖子道：“请老丈满饮三杯进庄去罢！”

老者登时脸现愁云，道：“老朽实是不能饮酒。老朽活了一大把年纪，只在闺女出嫁时被逼饮了一盅，立时闭过气去。适逢江湖郎中路过，将老朽鼓捣了半个时辰才醒转过来。”少年胖子道：“老丈，庄口设祭乃祖宗传下的规矩。文士当饮酒做赋；武人好歹留下一招过得去的招式。寻常人等，须饮酒拜祭。老丈，这桃花酿可是酒中上品，快快饮了罢。”老者讷讷道：“公子，老朽一路连咳带喘赶路已是疲惫之极，这饮酒么——这是三两银子，权充公子的酒资。”

少年胖子道：“老丈，每隔三年的九月初一至初九设祭，却可不是盘剥。反则你一进桃园庄，吃住那是不用掏一文钱。老丈快快拿个

主意。哦，老话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大有道理。”望一眼老者手中的银子，续道：“老丈出手阔得紧呐？”又瞥一眼老者身后之人。

老者登时愁眉舒展，转身向后面人道：“恳请壮士替老朽饮酒，老朽自当奉上纹银三两。”说罢连连作揖。

后边的汉子还未出言，一个锦衣公子姗姗而前，道：“老丈，区区愿为效力。银子，老丈收起，只请老丈记住区区今日这番心意。”又对少年胖子道：“区区薄有三技：一酒，二赌，三做画。请公子择一考较。”少年胖子抚首沉吟，盘算片刻道：“打赌算这位老丈祭仪，公子饮酒还是做画？”

那公子儒雅笑道：“区区有了酒决不做画。区区做画乃是为赚酒喝。”

少年胖子问道：“那赌呢？”

那公子瞥一眼老者道：“赌么，凑个酒兴而已。”说罢，捧起酒坛，仰脖直灌。只片刻，一坛酒饮得干干净净。少年胖子道：“桃园庄的酒坛比得上寻常酒坛三个，阁下饮酒如此威风，在下仰慕之极。”

那公子放下酒坛拱手道：“区区牛饮一般，实是折辱了佳酿。”说罢，拜祭而过。

少年胖子道：“阁下裕如过去，这位老丈的祭仪呢？”

那公子吟吟一笑道：“区区赌这位老丈武功高强，已是天下武林一等的高手。”

少年胖子立时慌乱，肃然揖道：“老丈深藏不露所为何来？扮做了市井商贾——莫非桃园庄有辱高人清誉？”仰头长叹，倏然又喜道：“是了，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老丈高姓大名？小子定是如雷贯耳。老丈有何差遣，小子策马而去。桃园庄自来规矩，凡入三乘者到庄，那是如吾皇幸临，庄民仰视。那位公子饮尽了一坛酒，便已入了三乘。老丈武功天下一流，亦是入了三乘。”

老者慌乱不迭，连连揖道：“老朽乃江陵之人，做些绸缎生意。此次来洛阳城乃因江陵战乱，老朽思忖东迁避祸。那位公子言老朽身负武功，实是突兀。想是公子饮多了酒，戏弄老朽。”

桃园桃花酿乃是天下名酒，清香沁脾，寻常人等饮上三碗，便可宣称酒量豪盛。那公子容颜俊雅，英气勃勃，一双眼明澈清亮，虽饮了一坛桃花酿，脸色却是如常，无一丝醉意。嘿嘿冷笑道：“千里追魂文野鹤文大侠，去年江陵古道索魂，千里追杀洞庭湖湖主福寿老人一家，满门二十七口血洒荆门。今日怎地扔了荡魂锤做起光鲜的绸缎生意？可疑啊可疑啊！”

老者颤颤道：“老朽与公子陌路相逢，无怨无仇，公子这般消遣老朽，岂非是要老朽一条命么？”

少年胖子望望那公子，揖道：“阁下风流俊雅，名号定然不俗，请教请教。”

那公子揖道：“污耳污耳，区区海安上官阳春。”

少年胖子哈哈笑道：“原来是阴狱三味子上官大侠。哈哈！听闻上官大侠的三味子乃上占神仙指路，祭香阴府催命，勾笔有死无生。怎地变成了饮酒打赌做画三味子，可疑啊可疑！令师卦姑近来安好？桃园庄念念不忘她老人家一杆卦幡为桃园庄祛灾禳祸平安至今。”

上官阳春恭谨向南一揖，道：“家师安好。区区此番乃是奉师命给戴老爷子千金送药而来。”

少年胖子道：“卦姑她老人家佛心慈念，家师及座下弟子铭感五内。”瞧一眼那个老丈，又道：“上官大侠勿怪，在下怎知上官大侠便是上官大侠？”

上官阳春道：“有家师书信在身。”

少年胖子道：“上官大侠凭何说这位老丈乃是千里追魂文野鹤？”

上官阳春道：“千里追魂洞庭湖追杀福寿老人之时，区区恰在洞庭湖游玩，亲睹文大侠千里追魂风采。”又向那老丈道：“千里追魂的名头甚响，足下装了两撇胡子，将一双眼皮弄得塌塌落落，区区有些糊涂了。”

少年胖子两眼圆睁，望望这个，瞧瞧那个，拿起两枚桃子上上下下抛着，忽地双掌一翻，两枚桃子疾射，前一枚击在老者中极穴上，后一枚紧跟击在关元穴上。老者大叫一声，满脸疑惑地望着少年胖子，

暗自琢磨道：“到这桃园庄怎地许多古怪，定是临行匆忙未敬神明。”

少年胖子击桃未使内力，桃子只在穴上轻点而已。瞧见老者面色痴怔，暗道：“江陵文野鹤练功的死穴是关元穴，这位老丈眼见桃子击至却不闪避，如此瞧来，这位老丈实非文野鹤了。”

老丈惶急道：“公子，老朽实非文、千里、追魂，公子高抬贵手，让老朽入庄去罢。”

少年胖子沉吟道：“上官大侠赌败，老丈仍无祭仪，这入庄么，还是有碍。”

便在此时，江边那个白衣文士大步至前，朗声道：“我乃开封府太叔黎，一介寒士，愿为老丈献一祭仪，请公子应允。”

少年胖子闻言登时一怔，旋即大喜，急道：“折煞在下，折煞在下。”抢步过了祭案，扯住太叔黎衣袖耳语道：“高士诗文誉满天下，小子两眼混浊。这个——”哈哈笑道：“太叔名士暗暗做诗与在下，明日祭典盛会，小子展出昭示，当真风光无尽。拜托拜托！”忽地皱眉自语道：“怎地耳语当成了明言，”举扇猛击额头道：“太叔名士贵足踏境，桃园庄实乃蓬荜生辉。家师知晓，不知怎生高兴。”双眼大睁，向老丈道：“老丈，你何时修来的福气，偏偏遇上文曲星临凡这等贵人，回家须得立上生祠牌位好生相敬，日后必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入庄去罢！”

桃园庄舍馆筑于庄内西首，取名乾元楼。太叔黎入庄之后，闻知戴不胜正自闭关，便独自游赏桃林。虽身在落英缤纷缕缕清香的园林中，却是眉头紧皱，满眼忧思，仿似胸中压着极重心事。

夕阳西沉，暮色苍苍。乾元楼内喧嚣声声，想是前来参祭群雄已然大快朵颐了。太叔黎向乾元楼慢步行去，边自寻思道：“戴兄为人义薄云天，我与他十数年的交情，定会受我之托一力奔波，也只有戴兄成就此事了。”轻吁一口气，快步行至舍馆，迈入大厅。

乾元楼中摆着三十张四人围坐朱漆圆桌。此刻，灯火耀眼，百余条各帮各派的汉子喧哗斗酒，面色酡然。太叔黎瞧见上官阳春坐在

西畔的一张桌前摇扇啜酒，便径直过去揖道：“上官大侠好生悠闲。”上官阳春起身揖道：“太叔学士不嫌区区有辱斯文，这边请坐。”太叔黎方自坐定，楼门处大呼小叫，十数条汉子举杯挤在何处，见七人排开人群进了厅中。

上官阳春道：“戴庄主的弟子到了。那气宇轩昂的是大弟子金桃，江湖名头甚响。满脸冷傲之气的是二弟子银桃，性情刚烈。少年胖子是六弟子蜜桃，这个蜜桃很是让江湖朋友头疼，端得诡计百出，阴阳不定。偏偏为人甚是乖巧，江湖上送了他个匪号，叫作七彩大财主，乃是言他令人眩目出手阔绰。这名号缘来是一次他奉师命赴成都送酒，腰携三百两银子。行至广元，正逢丐帮与广元三神堂殴斗，他冲进场中拔剑贴在颈上直嚷两下若不歇手便要自刎。丐帮与三神堂知晓他是戴庄主弟子，自是要给戴大侠面子，暂且罢斗。他又言两派若不与他斗酒还是要自刎。两派只得与他饮酒。这一饮酒么，两派竟是尽释前嫌。他愈饮愈是得意，将两派足足缠了三日。三日后，两派争付酒账，他将眼睛瞪起，甩出三百两银子。两派怕他又要自刎，只得由他。他道：‘本公子武功不高，酒量不豪，只是银子多得头疼，大财主花银子出手若非三百两岂不难受之极。’这七彩大财主的名号被两派在江湖上叫开。”上官阳春似很喜欢蜜桃，两眼俱浸笑意续道：“区区入庄之后拜见戴老夫人，又和众弟子相叙，知晓了蜜桃的趣事。”

太叔黎听了上官阳春的话，对那蜜桃心生亲近之意。他虽与戴不胜文武两道，却是脾性相投，金石之交。然却对挚友门下弟子所识无多，只知众弟子以桃品取名。

两人向厅中望去，见那金桃团团作了个四方揖，扬声道：“各位前辈英雄，桃园庄每三年重阳祭典，各位赏脸前来敝庄，在下代家师谢过。家师七日前闭关，明日寅时开关，今晚未能招呼各位，恭请各位包涵则个。各位今晚尽可开怀畅饮，尽兴相叙。”

蜜桃笑嘻嘻道：“请了，请了。哪位缺了酒，尽管向在下发脾气。”一个威猛汉子拍桌吼道：“老子这就发脾气。老子蹲在椅子上已

有半个时辰了，你小子跑到哪处去了。七彩大财主财大气粗么？瞧不起老子么？”

蜜桃笑道：“狼山狼面仁心狼大侠稍安毋躁，小弟片刻之后便去和你斗酒吵架！”言罢和师兄向东首桌畔的和尚走去。

又听一条尖细的嗓子冷声道：“戴小儿今日威风得紧！放眼瞧去，少林寺的大垢和尚装模作样——哼哼！宝相庄严；丐帮那个七八袋化子又老又矮，两眼却像要把人瞪得跪下——哼哼！好煞气。旁的这个拳，那个剑的掌门人个个挺胸鼓腹，衣饰光鲜，赶庙会么？”

太叔黎向西首丈远的一张桌子望去，见一个骨瘦如柴的汉子面壁而坐，喝一口酒，冷哼一声。满厅百十条汉子刹时静下，纷自望着瘦汉。

太叔黎向上官阳春低声问道：“这汉子是何许人？”上官阳春道：“凡此类人若非艺业惊人便是性子怪异，抑或是高高在上的前辈。”

群雄醒过神来，怒气冲天，尤其是少年后进更是鼓噪不休。一个绿衣少年气势冲冲到了汉子背后叫道：“何方邪魔辱我豪杰，快快扭转身来拔剑，让少爷教你怎生说话！”

汉子沉稳之极，仍是面壁饮酒。绿衣少年恨声道：“少爷已让你拔剑，若你身上透个窟窿可怨不得少爷。”言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锐来，也不摆个招式，直直刺去。那锐堪堪到了汉子背上寸许，却是滞住。厅中一众少年纷自叫道：“刺呀！刺呀！竟敢对戴大侠不敬，定是邪魔！”

上官阳春道：“这绿衣少年要吃苦头了。他非是不刺，乃是刺不进去。这汉子的内力极强，发出了护体真气。若是侠道中人，少年还不打紧，否则，恐要内腑受伤。”

绿衣少年显是拼足了力气，头上汗水盈盈，手中的锐却是再难移动寸许。那汉子转身指指少年，道：“用这只破锐向老子发招？伸手随意一指，已然点了少年的穴道。少年呆呆望着汉子，两片薄薄嘴唇青灰。

不知何时，蜜桃站在了汉子身侧，向汉子左瞧点点头，右瞧嗯两

声。挺胸昂首默思半晌，向东首高声道：“大垢法师，佛门五戒中那第二戒是甚么？”大垢合什道：“阿弥陀佛，戒淫邪。”蜜桃又道：“南宫长老，丐帮八戒十二律，二戒是甚么？”南宫长老道：“戒淫！”蜜桃又道：“大垢法师，法师的佛珠可要派上用场了。南宫长老，武林朋友异口同声赞誉你老人家的风雨碎银撒出后如天女散花，现下就摸出一把罢。”蜜桃叮嘱完，指着汉子一字一顿道：“这位人皮面具大侠乃是阳台浪子柳玉卮。”

蜜桃话音未落，那汉子尖声叫道：“蜜桃小子实是人头畜鸣。戴小儿糊涂得紧，收了这么个祸害为徒。”仰面喝道：“光头大垢，把你那烂珠子向老子身上招呼试试。矮鬼南宫，你的破碗碎渣也名扬江湖啦！恭喜啊恭喜。”

上官阳春向太叔黎道：“江湖武林中，杀人放火，称王称霸，怎生的恶名也是不惧，只这淫，万万沾不得。这汉子受此一激，定要现出原形了。”

汉子发完脾气伸手揭下面具，群雄望去一呆，汉子一张猴脸无腮，一双猴眼圆溜溜乱转。老一辈武林中人呆呆望着汉子揣度：武林中何时出了这么一位怪模怪样的高手？汉子也似发怔暗道：“这满厅的汉子何以向老子呆望？”

蜜桃仰首哈哈笑过一阵道：“当真是七十岁的老娘倒崩了孩儿。人皮面具大侠原是……”神色一肃，向汉子跪倒叩了三个响头，道：“徒孙叩见你老人家。方才徒孙胡闹，叔祖若生气恼，明日找孙儿师父算账。”汉子斥道：“混账！你惹老子生气，怎地找小戴算账？”蜜桃道：“子不教，父之过，那也是徒不教师之过了。你老人家才高八斗，举世无双，自是识得这个道理。”汉子猴眼一翻一翻自语道：“嗯，言之有理。”忽又摇头道：“如此说来，小戴不教乃是老子的过错了。”蜜桃道：“叔祖回到家园，戴个捞什子面具，莫非要谋财害命么？！胡闹！”汉子老羞成怒，吼道：“放屁！老子三十年未归——老子是叔祖，老子回来，小戴整日领上一班人陪伴，老子须得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那是大违老子本性。老子回来谋划狂喝滥饮，行走自如。”说着语气渐轻，